



王威廉

12月14日上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其中之一就是倡导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

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新”,一方面体现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的文艺新形式;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所面临的新现实、新题材以及新表达。技术的发展,让“元宇宙”这个29年前就提出

的概念,在当下再次走红。在新的时代,新的科技已不再停留于科幻小说中,而是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文学该如何书写这种正在进行的巨大变化?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青年作家王威廉——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陈晓楠

文学要突破“茧房”，到广阔现实中去

文学永远不会过时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今天的写作变得更难了?

王威廉:因为你对于现实的思考需要更多的洞察力。比方以前,从巴扎克到福楼拜,他们的现实是稳定的,你就观察日常生活,把它写出来。而现在在人类的现实不再拘泥于传统空间与时间,而变成了一种拓扑的、非线性的复杂结构。

羊城晚报:那还有所谓的文学母题吗?科技会不会挤压文学生存的空间?

王威廉:文学是有一些母题的,比方说生与死,善与恶这些永恒的母题。我觉得在网络时代,哪怕是在元宇宙里面,文学也不会过时。

但是很多细枝末节的伦理道德问题肯定会冒出来,人类的生活是很丰富无穷的,这也是我觉得文学对于未来还有机会继续存在的原因。

羊城晚报:有人提出,科技虽然让生活越来越便捷,但是也会让生活越来越单一、机械化,对此您怎么看?

王威廉:是,很便捷,但是也改变了这个世界上某种偶然性日常生活的东西,其实偶然性是人类生活中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像契诃夫说的,虽然说墙上有一把枪,它一定要开火,但其实大家经常会探讨某一个看似像头发丝一样细的偶然性如何撬动整个事情的发展,变成了一种必然性。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切都是这么井然有序。这种严密的秩序让这个世界的也变得很有趣,进而丧失创造力,因为创造力往往是从混沌中产生的,一个社会最怕的就是丧失创造力。技术是理性的,但是对人类和文学而言,非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代文学一直在人的非理性层面开掘。

羊城晚报:人工智能可以习得人类的情感吗?

王威廉:人工智能跟人类一样,也有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按照有些科学家预测的,如果人工智能突然获得了进化能力,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低于人类的智能,一下子超过我们。这个窗口期。人类如果错过这个窗口期,就会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而反被人工智能控制。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可能就是意识的起源。所以当它足够复杂的时候,处理信息足够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意识或者说超人工智能,都是有可能的。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看待网络技术制造的“信息茧房”?

王威廉:获得信息的能力很重要,这也是突围的能力。一定要从茧房里面突破出来,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要冲出自己的舒适区。

外冷内热:老刀诗歌的叙事腔调

□伍方斐

以经验和诗意的客观性见长

在当代诗歌尤其是口语诗创作领域,老刀是一位已经形成自己独特叙事腔调的诗人。他的诗以现实感、叙事性和语言利落见长,这种风格既带有个人经历和职业身份的印记,更是以艺术自觉不断磨砺和擦亮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和辨识度的结果。

老刀的诗是有“故事”的诗,所以“叙事”和“叙事腔调”无处不在。这些“故事”都来自亲身经历或观察,大多具有户外的特点,不同于书斋里的抒情、想象和文字游戏,而是以经验和诗意的客观性见长。每首诗的内核,几乎都提炼或定格为一个小故事或小场景,而这个故事硬核,包括诗人赋予它的意蕴,就构成了一首诗的“诗眼”。

《草地》就四句:“我学着民工的模样躺了下去/这时,一群蚊子嗡过来争抢我的脸/我明白了,民工睡在这儿的时候/为什么不断抽打自己嘴巴。”抓取的的是躺在草地上睡觉的民工拍打脸上蚊子的生活细节。诗描绘的或许还是人们的一种不堪处境——自己抽自己嘴巴。“我”借对这种状态设身处地的探究,表达对草根阶层(“草地”)的同情和理解。这种表达既明快、精准、老到,又冷峻、不动声色,语言里自有一种外冷内热。

特定叙事视角和在叙事热情

叙事性其实是白话新诗尤其是口语诗的一个传统。五四以来不断探索诗的散文化、小说化甚至戏剧化,强化的就是诗的叙事性和及物性,这也是新诗反映广阔社会现实的时代要求。当代口语诗人继承了这个传统,同时又用“故事”和“腔调”,尤其是口语化的叙事腔调,对这个传统作了校正和创新。

老刀的诗强调用故事硬核或场景支撑诗歌,以快、准、狠、冷和干净利落的腔调叙事,回避过于枝蔓和直露的议论和抒情,所以区别于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或以事取譬,也不同于小说的情节完整性,戏剧场景的选择则常常多用“反转”的手法。他的

“故事”是场景化、细节化甚至碎片化的,但他对“故事”的叙述,也就是他的“叙事”和“腔调”,却因为始终有一个观察者或介入者“我”的存在,而呈现出特定的叙事视角和潜在的叙事热情,从而能以一种突出的在场感,从被忽略的生活情景中发现耐人寻味的诗意和深意。比如,《大雪之后》写病中的父亲:“父亲让我/扶他去厕所/扶着他的胳膊/我的心路往下沉/他太轻太轻了/他的胳膊/瘦得像鸟的翅膀/感觉稍不留神/他就会从/我的手上飞走。”通过照顾病人时的一个日常拂拭动作,寥寥几笔,就写出了父亲的“轻”与我心的“沉”,以及担心父亲“飞走”的恐惧中潜藏着的爱。其他如《低处的植物》写背阴面靠“爬着生长”茂盛繁衍的桥下植物,《枝》写断枝上被拖行无法立稳的蜻蜓,《黄骨鱼》写被摘掉心脏还在游动的鱼,《劳动者》写一瓶茶水的故事,《老狱医》写职业化与人文性的冲突等等,都体现了诗人叙述日常故事的点睛之笔和他叙事腔调的特有魅力。

口语腔调里的冷峻力度

《小黑螺》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室内水草缸里的“故事”,指涉的却是“911”之后美国对阿富汗发起轰炸给平民带来的“事故”：“我在水草缸前伸了伸懒腰/突然,开着的电视机传来奚文涛的声音/他说弱小的生命是没有历史的/这时,我的眼睛一亮/我看到水草缸里有一粒沙子在沙子上爬动/再看,是一粒小小的黑螺/我决定将它记录下来:/2001年10月21日14时01分至17时/一只小小的黑螺/在一口水草缸里移动了两公分。”伸着懒腰的叙述者,在貌似漫不经心中,依然用干净利落的口语腔调,快、准、狠、冷地记下了一笔。老刀客观记录下的这个关于小黑螺的微小的“历史事件”,其实是对普通人与历史和现实书写关系的最好隐喻,具有一种冷峻的力度。

口语是生活的语言,是直接的在场。貌似没有门槛和难度的口语诗,要写得像诗、是诗、是好诗,要写出创新和经典之作,并超越口语的局限传之久远,其实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老刀和一些优秀的口语诗人,以他们的作品,做出了可贵尝试。

虚拟现实中的写作更困难

羊城晚报:虚拟现实的发展,会冲击小说构建的虚构世界吗?

王威廉:肯定会冲击。当越来越多读者变成虚拟玩家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就少了。不过我觉得,小说就是人类最早的虚拟现实。人类学习文字,在大脑里面想象了一种虚拟现实,就获得很大的快乐。所以在今天,文学不是被边缘化,而是它的精神弥散开了,弥散在整个人类的生活空间里面。

羊城晚报:当下的写作是不是也有了更多新的主题?

王威廉:前几天我跟刘斯奋老师聊天的时候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唐诗最伟大的两个主题,一个是人生的羁旅,要在路上走很久,现在乘坐高铁、飞机马上就到了,这个主题没了;另一个就是千里寄相思。今天想见一个人立马就可以视频通话,这个主题也没有

了。那今天的作家主要在写什么?

我就说我们其实也跟古人一样,在写自己的生活。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泛科学的,科技就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了。科幻类文学作品也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已经被卷入这样一种环境当中,以前科幻跟武侠小说一样,是某个类型,只有一部分人喜欢。但在今天,科幻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生活在科幻的溶液里面。当下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但是这种现实很复杂,需要作家具有很强大的洞察力。今天的写作也变得更难了,因为有了虚拟现实。那该怎么理解这个现实?你是哪一个层面的现实?这个现实有没有折叠起来?所以这是考验作家能力的时候。

追求把科幻纳入生活的写作

羊城晚报:您将自己的作品《野未来》定义为科技现实主义,跟传统的科幻文学有何不同?

王威廉:我不是刘慈欣他们那种传统意义的科幻小说家。我追求把科幻纳入生活的范畴,这也是当下的写作趋势。像石黑一雄就是严肃作家,他书写的科幻小说是为思考科幻对今天生活的重要性。

羊城晚报:现在的科幻小说是不是有点缺乏这种思想的力度?

王威廉:科幻小说目前还是比较追求大设定。而纯文学就是把科幻拉入现实,在文学

的母题中能够看到新的冲击,可能科幻小说未来的趋势是慢慢贴近现实。而对语言要求更高的纯文学进入科幻领域,也会带来新的审美,带来全新的科幻文学。

其实这两个领域一直有在探索 and 对话。陈彬帆说,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大文学时代,不再如以前那样局限于类型文学。随着文学的精神弥漫到各行各业,文学的内部也会打破这种界限,形成一种大的文学格局。

羊城晚报:那今天的科幻文学还具有预言功能吗?

王威廉:有人担心科幻融入现实后,它的预言功能就消失了。其实不会,所有好的文学都是一种寓言,都有很强的象征或隐喻的成分。

羊城晚报:在科幻文学领域进行写作,还有什么困难之处?

王威廉:第一个难点是,科技的发展速度有时会超出你的认知,比你的写作速度还快。第二个难点是,如何以一个更大的尺度来思考我们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变化?如果写的是长篇小说,就必须解决这种根本性的问题。

【活色生香】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谁是凶手》令人惊喜

正在热播的悬疑剧《谁是凶手》,虽然上线前风波不断,但播出后还是以烧脑的剧情以及生动立体的角色、演员的出色表演赚到了好评,成为今年“迷雾剧场”首部能对得住观众期待的剧。

“迷雾剧场”前几年曾成功推出过《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等高口碑剧,因为编创都是紫金陈,所以被认为是他打下的江山。今年他被另一平台挖走后,“迷雾剧场”表现持续走低。这一次,《妖出长安》的编剧孔优优主演,配上董子健、肖央这样的演员,整体品质令人叫好。

更可贵的是悬疑剧没有局限于罪案本身,而是刻画了丰满

的人物,比如肖央饰演的冷小兵这个角色,出场时是个总包,还有些职场老油条。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内心一直背负着强烈的歉疚,逆袭成为重案组组长;董子健出演的夏木,因为年幼时目睹了老师被罪犯杀害,患上了创伤应激心理障碍,以警校第一名毕业的他特地调往重案队,来到冷小兵身边,两人各怀心事,互相试探,表面却平静和谐。而赵丽颖这次抛弃偶像女角色定位,化身亦正亦邪又A又飒的腹黑心理师,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

这三人在剧中的关系既鲜明又复杂,每个人都有秘密。编剧也并未直接定义人物的好与坏、黑与白,像这样深度刻画人物的剧作实在令人惊喜。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汉学家记载的南京大屠杀

沈迦组 织翻译的英国汉学家谢福芸(Dorothea Hosie, 1885-1959)的四本书,当时有些译者是我帮忙找的。前一段《东方历史评论》的李礼张罗举办一场座谈会,邀我参加。我于是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将这四本书通读了一遍。

1938年完成的《薪新中国》一书,在1940年的版本中,谢福芸补充了淞沪战役失利后,日本军队对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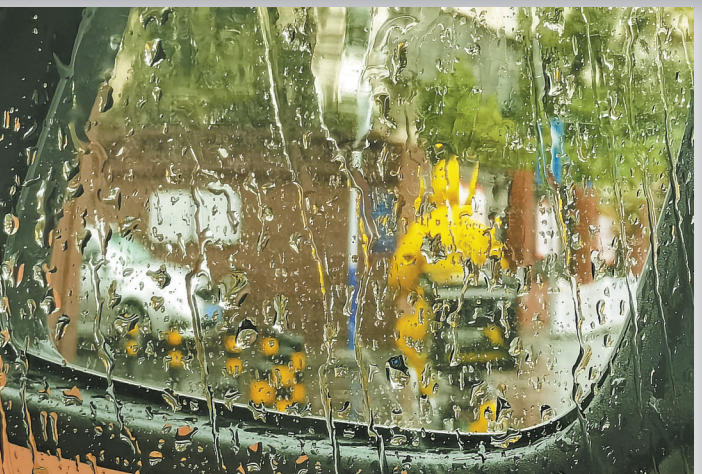
“据一些留在南京的勇敢女孩不是我的朋友康乐小姐,就是她的一个姐妹。”谢福芸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揭露了日本军队惨绝人寰的暴行。尽管相关的内容她是转抄其他人的,但依然让读者触目惊心。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早在古罗马的时代,法律上就有所谓“战争的合法性”的说法,意思是战争不可杀、屠杀不可杀等法律原则。万恶的是,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遵守此类原则。

雨中外卖

□图/文 易国斌

雨哗哗地下着,豆大的雨点不停敲打着小汽车的玻璃窗,路上行人稀少。突然,透过汽车的玻璃窗,我看到一位穿着黄色衣服的外卖小哥,也许是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东西送达目的地,在雨中骑着摩托车急驶。生活不易,可见一斑,愿人与人之间能多一些理解和体谅。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横眉热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董其昌两面作战

说董其昌两面作战,像一个战将,形容而已,切莫当真。

意思是,董其昌在书画方面,的确对着两个“敌人”,一个他称之为“伪体画”,一个为“伪造品”。

“院体画”指职业画家的画,这些画描绘精致,勾勒严谨,繁复艳丽,面面俱到,凡人均能看懂,凡人皆大欢喜。这一类画,全无文人气息,缺少飘逸精神,工匠活而已,一向为董其昌所不

齿。他首倡“南北宗”,以南宗为正统,上溯王维,接着荆关董巨,范李郭赵,一路传承下来,用笔潇洒,墨色浑厚,境界千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正好承接此一传统,提升其中品质,开创有清一代画风。

“伪造品”指那些假装文人,胡乱用笔,草率挥扫,形没有形,气全无,物不是物,人不像人,却号称酒脱,乃心画而非手绘。这条路总学苏轼的《枯树》为例,尽管树形全

无,然气息生动,草草涂之,气象万千。此时董其昌强调书法用笔,强调笔墨周到,强调应物象形。一句话,强调绘画的技术性,强调技巧的千锤百炼,反对无原则的涂抹。

也就是说,董其昌面对“院体画”时,他要的是文人之气和飘逸之风;面对“伪造品”时,他突显的是绘画的技术含量,强调写画的难度。看来他也不太容易,两面作战,严厉批判,只为士人画保住一块真正的园地。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她不再爱妈妈

阿卿的爱女圆圆就读小学二年级,昨天,学校老师拨来电,投诉圆圆经常忘记带课本去学校。阿卿放下电话后,声色俱厉地命令圆圆在纸上写下11个字:“我以后上课要记得带课本”。圆圆一笔一画地写好后,阿卿竟然还要她重复写上200遍!

母亲脸色铁青,圆圆不敢违抗,含泪写写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总算写完了。圆圆把密密麻麻地塞满字体的几张纸交给母亲,便垂头回到自己的房间了。阿卿仔细检查,圆圆的字体虽然有点潦草,但却没有偷工减料,写足2200个字。然而,当阿卿看到最后一行字时,一颗心却像被锥子猛烈戳了一下,剧痛!圆圆在那儿清清楚楚地写着:“妈妈,我不再爱你了。”

阿卿向我投诉:“我平时视她如掌上明珠,现在,只不过罚她写些字,她便如此泄愤,真气死我了!”

“唉!”我叹气:“阿卿,圆圆没有错;错得一塌糊涂的人,是你!”

“哎呀,我没骂她,又没打她,错在哪里?”阿卿问。

“错在你罚不得法。”我说:“首先,你应该向她分析课本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然后再找出她屡屡没带课本去学校的原因,设法帮助她。如今,你非但没有对症下药,反而莫名其妙地罚她写两千多个字,对于这样耗时费事却又一无是用的惩罚,她心中能够无怨、无气吗?病源不除,他日当她重蹈覆辙时,你纵使再罚她写400遍、800遍,依然无济于事啊!”

阿卿面有愧色。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作代会瞬间

这几天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时间被高度地浓缩了。代表们分别住在咫尺相望的几家酒店,但因为严格的闭环管理,平时不能出大门,于是我经常在下楼遇见西藏团的内蒙团的延边团的代表,即使蒙族,不同部落的腰带也不同。不由得感叹一声:衣服真漂亮。

开全体代表会议的时候,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不同的大巴下来,那情形有点像奥运会进场。前行的路上随时会被热情的手拉住,可蒙面有点一般的口罩,使得辨认变得有点困难。于是自报家门,匆匆拥抱,央求旁边的谁谁给拍一张合影,再挥手作别。

开幕式在我从未踏足过的人民大会堂。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回忆到过他在空军时有次在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等待的时间有点长,我家邻居的那位伯

伯憋不住去找洗手间,恰在那时封住了大会堂的门,那位伯伯被拦在门外,只能忧伤地听着里面雷鸣般的掌声……

刚到的那天,我给作家迟子建发了一个短信。12月16日下午全委会选举结束我正往外走的时候,忽然,穿着美丽的宝蓝色短大衣的迟子建,飘然进入会场,她说下午才刚到的。大家惊喜地拥抱了再拥抱,她还笑着说,我们老朋友认识太多了,还记得八十年代你第一次到鲁院来找我,背着的书包带子特别长……仿佛还想说很多话,可必须跟着自己团的大巴返回酒店,所以,匆匆告别。

同团的赵丽宏老师,回忆起他第一次参加的第四次作代会,那时他三十多,几乎是会议上最年轻的代表,现在到了第十届作代会,他已经成为老作家了,但那一次听到朗读巴老的信,会场上见到周扬,仍旧记忆犹新。